



1990年4月，24歲的我拎著一口皮箱和一卷羊毛被，聽著德沃夏克的交響曲《自新大陸》，懷著憧憬和不安，獨自從上海飛到日本，開始了留日生活。2003年11月，38歲的我帶著教會牧師、師母和弟兄姐妹的祝福，攜著妻子和女兒一起踏上了歸途，成了「海歸」一族。

留日13年半，約5千個日日夜夜，有得有失。有人說我們是衣錦還鄉，然而，我和妻子深知，我們原是怎樣的人，而神卻又怎樣揀選了我們，使得我們的留日生活雖然艱辛，卻充滿感恩。我們確信，無論我們將來的日子如何，「雖未度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」（詩一三九16），並在未來的路徑上「滴下脂油」（詩六十五11）。

我來到日本約10年左右，回國的念頭便隱隱約約開始在我和妻子心中醞釀。而且，隨著每聽一次牧師和師母在教會分享回國的宣教歷程，這樣的念頭就加重一分。我們於是開始在禱告中尋求神的旨意和時間。

爾後的3年，是我的家庭、生活、事業受挑戰

和試煉最大的時期。感謝牧師、師母和弟兄姐妹們，在我們全家最需要的時候，用完全的愛來接納我們，伴我們共同度過危機。

2003年3月，終於，在禱告、等待3年之後，我們做了決定。

一轉眼，回到上海已滿3年。我們在上海找到了非常合適的教會，並開始了音樂和翻譯事奉。更奇妙的是，一個聚集了海外歸來的大陸基督徒團契——海歸團契，應時而生。相同的背景、相似的信主過程、相似的歸國之路，加上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，海歸團契正逐漸成為海歸基督徒的家，也漸漸成為許多海歸人士的信主渠道。

作為同工，我和妻子都驚奇地發現，我們在東京曾經歷的試煉和挑戰，團契中也有人遇到；而我們在東京所得到的幫助和輔導，又正好成為鼓勵他們的見證和幫助！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！」（路十21）。

我們也看到，上海，這個二十一世紀最具潛力的城市，正以超高速的發展，吸引全球的人材、技

術和資金流入。也因如此，一批強者崛起，成為上海的光環和榮耀；然而，更多的「非強者」活在強者的陰影下，被人視而不見……

而在所謂強者之中，也多有人迷失，機會和賭博成為同義詞，追求和欲望失去了區分……媒體和有識之士在呼籲良知和公德，而良知和公德卻仍被冷落。因此，你若遵守交通訊號，可能永遠也過不了馬路；你不奮力爭取，你的權利就被抹殺……種種跡象化做八個字：「沒有異象，民就放肆」(箴二十九 18)。

然而，我們也驚喜看到，神的工作也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展開。不敢相信，《戴德生傳》中文譯本由人民日報社出版了，對照英文，全文僅改一字(義和拳「暴動」改為義和拳「運動」)；全球暢銷書《跟隨耶穌的腳步》，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推出；更多的基督教靈修書籍，也日漸成為出版商的寵兒。

尤其讓人興奮的是，伴隨著改革開放，教會也在日漸開發，發出聲音傳遞到圍牆以外；有更多帶著異象的外籍宣教士、海歸、港台人士，紛紛踏入中國，成為耶穌基督的先鋒和尖兵。

在福州某教會，我有幸帶領一個週末晚上普通聚會的敬拜。難以置信的是，竟然有近千人參加，年青的慕道友和信徒至少佔80%以上！因為那是一

個狹長的老教堂，聲音傳遞有點時差。站在講台上，真的可以感覺到，讚美如浪潮在教堂前後湧動！

回國3年，神讓我們去聽，去看，去體驗，去參與，從而使我們全家的屬靈生命得以提升，並更加明確神的旨意，重新定位今後的事奉方向。感謝神，讓我在進入「人生下半場」的關口，能有這樣的機會來審視自己！

因此，我也挑戰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們：

1. 全然相信，主在你的身上，有單單屬於你的計劃。
2. 你要禱告，以求明白這個計劃的時刻。
3. 可能地裝備自己，因為你不知道神的計劃在何時成就。

最後，我還要深深感謝我們至愛的牧師和師母，因為他們在致力當好牧人的同時，從來不忘播撒「華人福音華人傳」和「你們必須回歸故國」的異象。

願我們都是好種子，無論在何處！

(作者來自江蘇，90年代中期在日本受洗，目前在上海某公司工作。本文轉載自《舉目》2006年11月號。)